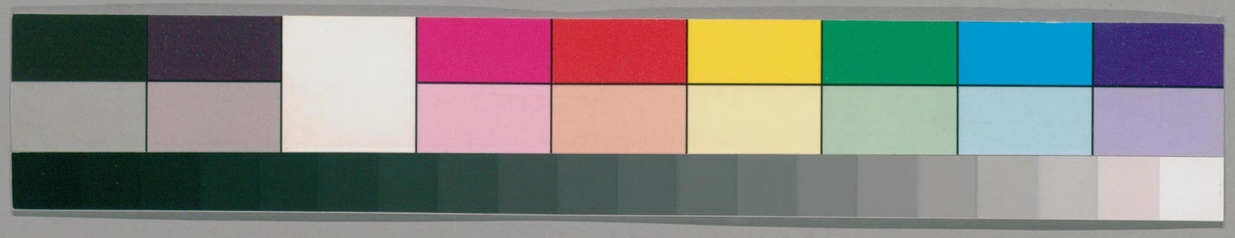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六

僖公五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晉文五　齊昭二　衛文四十一　曹共二十二　陳共公朔元年　杞桓六　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　楚成四十

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嘗朝者

也其曰來畏也【汪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縣莒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劉氏曰】介盧中國之封也沉於東夷而變爲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爲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衛朝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文中國也【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陳氏曰】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二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畿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張氏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汪氏曰】前年書及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圍許亦猶成十二年如京師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況襄十一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之耳【廬陵李氏曰】按踐土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覇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有公字翟亭歷反公作狄】

【左傳】夏公會正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文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覇諸侯轉賂王室無厭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與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陳轅濤塗秦小子慭魚覲反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
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
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
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
貫曰士典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下
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皆罪故以為大惡諱公而
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著此正其
本之義也劉氏曰盟于翟泉豈一國之卿亂王室之
者在王城之內而列國之卿皆徵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謂下陵上替也楊子雲曰節莫差於僭此之謂矣陳

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二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尸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人沒公也臨川吳氏曰盟不寢則不必畔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齊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怠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嘗謂齊桓之伯至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一盟為然于齊之盟亥盟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譏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列國之君同軟烏有七國之微者而敢偃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內而無君君與貴大夫居其間哉且列國之君大夫盟王子於天王之側皆所當聚左氏但責卿不會公侯誤矣苟責卿不會公侯則公子結之盟齊侯宋公胡為弗貶也【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明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召王子虎盟王子其視晉文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若大不侯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群然最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十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按晉侯受爵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成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不禮為前日之會黽勉以太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亨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

【左傳】為災也

正蒙【橫渠張子著】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雹雹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鄱陽沈氏曰】陰既凝聚則雷與風皆為所間震以一陽在下為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為雷巽以二陰在下為一陽所閉而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風之披拂吹噓則陰之凝聚皆散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散則為戾氣曀霾〔鄱陽沈氏曰〕其氣之散一于也有和不和之分以雪霜雨露而散者氣之和者也以戾氣曀霾而散者氣之不和者也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鄱陽沈氏曰〕陰凝聚則其散常緩非若陽之交於陽則風雨寒暑不能調而正也雹者戾氣也陰脅陽陽迫陰而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為雹

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四年而僖公頻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其末年始有失政之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於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朱儒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貶辭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丁丑烝嘗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嘗言烝嘗者四時皆祭而烝嘗為重舉重以該輕也〔胡氏曰〕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而其實言則遠人窺中國當從衛是春秋不以例之即犁來而以例之即狄則非狄介可知矣

辛卯　十二年　襄王二十二年　晉文六　齊昭三　衛成五　曹共二十三　陳共二十三　杞共七　宋成四十二　秦穆三十　楚成四十二　蔡莊十六　鄭文四十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蜀杜氏曰】東狄之犯中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書者

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晝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晝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三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圖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一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歇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歇先入及門遫疾而殂冶廑曰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慘於志鎛鉏也嗟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

[蜀杜氏曰]衛侯使駱周敞治君殺之意矣然則

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陰使人殺之而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以尊及卑也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討同者[劉氏曰]瑕已為君當與衛

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是瑕能拒暘辭其位而不立也〔趙氏曰〕瑕公子而名之元暘所假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知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暘下不與陳佗同者〔劉氏曰〕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臨川吳氏曰〕瑕立為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當冠其位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暘以暘之故延及於瑕〔高郵孫氏曰〕瑕見丘於元暘殺虫於暘暘存則瑕存暘死則瑕死也〔高氏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二十一穀及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一七年卻錡卻犨卻至是也〔王氏筌義曰〕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暘君之非罪

而君者也今與暘同殺蓋一暘當君之矣不可無異辭故言及而稱公子者不與暘君之也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惡乎元暘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名之乎不名者書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反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

況於戚屬豈有疑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恕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網羅誅殺無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汪氏曰〕晉未誅剪宗室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等又殺南陽王敬猷等明帝殺安陸王緄等十二人又殺廬江王禕等〔齊〕明帝殺鄱陽公鏘等七人又殺衡陽王鈞等四人又殺西陽王子明等三十人又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梁〕元帝殺桂陽王慥豫章王棟又殺武陵王紀及其諸子〔北齊〕後主殺趙郡王叡琅琊王濬蘭陵王長恭南陽王綽皆尋至滅亡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高氏曰〕先主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後世戒此義尚行乎

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納之而勢易故書歸〔高氏曰〕晉文受賂免衛侯委罪於天王而又私釋之則無人拒之有周治等衛成貨醫納王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國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戕殺二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廬陵李氏曰〕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牟子朝子十九年滕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歸何歸惡也乎元咺非也公羊傳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也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鄰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宝氏箋義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襲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故兼人以示貶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患夫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獨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復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倚秦以圍之蓋以勤二守心於楚而敷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君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羅霸業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翟泉偕役於齊鄭悉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獨之武一語而秦晉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亦六出矣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二年十一二國之伐然後大父之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之失哉

介人侵蕭

【汪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杜氏傳】天子之宰周公天子之二公兼冢宰之職【杜氏曰】宰周公天子之二公兼冢宰之職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專命聘周也既命聘周又命聘晉故曰遂

大夫出疆有以一事出者【汪氏曰】謂本受一事之命也穀梁云遂繼事之辭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汪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再行一事之辭其書遂者【汪氏曰】遂者何生事也注專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汪氏曰】聘問之幣非己所能給必假於君何休謂公子故知皆受命於君何休謂公子遂橫生事端矯君命誤矣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汪氏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亦專繼事

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張氏曰】天子之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陳氏曰】自桓王

以下王室無聘寧曰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陳氏曰京師不敢不如晉是畏周於晉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臨川吳氏曰通前後自文公覇後未嘗聘本欲初聘於晉但以二王二公室既先來聘則二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罔天主來聘者七惟此使家宰兼二公下聘孟非常之礼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再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苟荅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霸之謹也雖然猶勝於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一頓以遺二公綱而書名閔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賵襚寵姜命篡弒者則其罪薄乎云爾廬陵李氏曰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敢先伯事而後王事也○趙氏曰公羊云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謂不敢救京師遂此說非也按京師迴便如晉故言遂爾穀梁謂不敢救京師有何理乎

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晉文七　齊昭四　衛成六　蔡莊十七　鄭成四十　曹共二十四　陳其三　杞桓三十一　宋成八　秦穆三十八　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濟反禮子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公羊]

[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又諱乎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孫氏曰]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為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於是乎取之不繫國者吾濟西之田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不繫國者吾

故田也[趙氏曰]邑魯為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係之他國耳[辨氏曰]曷為不書曹之田濟西固我之有失之曹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辨不當取也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高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或問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徵有取乎[家氏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士一地皆王之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取分之宜為更餘稟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王之義春秋以是責晉責其所旬不係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係齊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汶陽田也亦魯故由也汶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謹龜陰謹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汪氏曰]春秋書丙戌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取繹取濟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莒向訾婁繹濟東田及沂西田皆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取之而存其祀則伐邾取須句是也若取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錄取闞則昭公在外而取內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魯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強豈肯歸地於魯況魯晉非接壤之國何諺之甚哉[廬陵李氏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由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宜元年以賂齊宜十年齊人以歸我又

曰經書田十有元年齊取濟西田二年取濟東田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鄆昭公在外而取之定十年齊歸鄆謹龜陰田哀二年取濟東田及沂西田則繫國則知田是也濟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繫國者承上文伐知文也○[劉氏曰]左氏云緤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拨告雜乞師皆書何為諸田獨不書哉又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云諱取同姓之田言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

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氏而薄於周也汪氏曰宰周公来而褒公子遂報聘則使遂再如晉僖公不以二事出以後濟西之田則使遂再如晉僖公魯不恩奄有龜蒙尺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俱乎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或言四卜之禮也三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焉帝嚳卜郊何以非禮卜郊何以非禮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何氏曰郊所以祭天不言祀天者嫌不敢斥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記禮運以行臣禮而事天也百神天之羣神也郊天而備禮則星辰不忒故曰受職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記

明堂位注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是成王之賜而伯禽之受皆非也

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於僖僖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陽子】
篇注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常不可
僭禮之差失莫大於僭大者莫大於僭祭祀之
既盜土地又盜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
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柔書之乎則
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乎策
【三山林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屢卜之瀆養牲
之慢求小禮而昧於大禮不知聖人要其非禮之
大者或以卜襄七年三卜此年襄二十一年四卜成十年五卜
也或以時一年牛傷皆在正月此年成十七年牛傷皆在四月定十
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牛死皆在四月定十
年襄七年十一年卜郊哀元年郊皆在四月定十
五年郊在五月成十一年郊在九月或以望
十七年猶以望或以牲

此年襄七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
年免牲或以牢宣二年
年皆牛傷改卜宣二年定十五
年牛死成七年牛傷改卜宣二年定十五
年免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朱子】【劉氏】
曰魯之郊非禮也明矣於非禮之中又非禮焉【陳】
【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禮記】禮運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言
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守
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其得行郊杞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
比也【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為二王之後也魯
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

以二二王之後待魯猶然而非二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
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祫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二周公必不享其祀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昌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
經拂矣[雱氏曰]祀宋存夏契之後是宜以禹契配天於周公配天
祀未絕魯以周公之所祖居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
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人者皆
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今以諸侯僭天子之
事不因其常則忠孝報友之義名爵位號之別
紊亂變更而失其正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
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廢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

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
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
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冢遜]定公
問曰寡人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以用事之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
者天下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二
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十月稷牛唯
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
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
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卜之曰主器立於澤宮
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啖氏曰]天子以
冬至祭上帝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此亦故
謂之郊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
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上辛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則卜二中辛一又不吉則卜二下辛一所謂吉事先二近日一也
卜二三旬一皆不吉則不二郊也一凡牲必養二一牲一以祀二上
帝一以二祀后稷一帝牛有變則故卜二穆牛一不吉及二穆牛一又死亦
別以二他牛一為二穆牛一若卜二穆牛一以代之而
皆不郊也凡不郊皆卜二免牲一免牲吉則免之不吉
則但不二郊而已不敢二免繫一牲待二明年一也牲傷亦曰
未成牲曰牛【孫氏曰】魯諸侯而用二天
子之祭一僭孰甚焉故或因其瀆亂不時或因其災
異亦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臨川吳氏曰】經書
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
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二常事一故不二恐書一惟卜之
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
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二四
卜一四不吉而至二五卜一瀆甚矣牛災脅作亦可見魯
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
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
禮焉特書用月時不敬之大也【汪氏曰】左傳家語
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大初

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
月卜二三月一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下正月非是
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五年哀元年之卜牛
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
春啖氏所言卜起二下旬一而盡於三旬一者禮之
正也穀梁所言卜起二上旬一者禮之未失也故子
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
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
為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
說又以魯冬至郊矣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
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証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
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
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
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
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廬陵李氏曰】魯
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
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
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主未必過賜故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於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雒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後禮且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又曰郊之用下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三吉則禮不卜此卜牲與曰拔周祀五帝前期大宰帥執事而卜曰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曰與牲而已春秋所書者卜曰與牲也

不從乃免牲

〔公羊傳〕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傳〕免牲者為之

細衣裏賞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十二乎人之辭也〔范氏曰〕古之賢人畿禱公不共〔程氏曰〕免猶縱也

古者大事決於卜

周禮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曰遂戒大宗伯凡祀大神帥執事而卜日

執事而卜曰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晁〕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注內吉謂祭祀等事

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劉氏曰〕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汪氏曰〕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廬陵李氏曰〕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卜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晁〕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一年止書不郊何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二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

不曰不郊猶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傳公
免牛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
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繆
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已傷曰牛而
尚卜免何也嘗置之上帝
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
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
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祭泰山
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
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
望祭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望祭也杜氏曰望而祭之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顓巡守
而望因於柴書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
群神柴燔祭天也傳非常祀而類又云至于岱宗柴望
為之故曰類又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傳柴燔柴以告
告天也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
陸氏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宋
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王氏曰猶三望猶繹議其可以已而不
知已不當為而為猶朝于廟幸其不可已而
不遂已當為而為者也美惡不嫌同詞厲陵李氏
曰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
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亦
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何氏曰謂祭四方群神日月
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餘山川盡八極之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
封内者則不祭〔何氏曰〕故知魯郊非禮〔禮記〕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
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
為也〔鄒堂胡氏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夫子以為
知大道之不踐其位不行其禮〔臨川吳氏曰〕天不
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
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
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
既不知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汪氏曰〕周官
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
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〇〔劉氏曰〕左氏云
牛卜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卜也繫者即
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哉且魯人必不先卜牲

曰而後卜郊卜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
也蓋疑魯之卜亦卜郊可否也是以誤之爾〇〔孫氏
曰〕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
之星及境内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
耳況河海淮非魯封内又諸侯無祭其封内云
事且魯既僭天子蓋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耳
公羊得之〔張氏曰〕鄭杜恐臆說蓋天子四望王錐
一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
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若壬午
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廬陵李氏曰〕
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其封内
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
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
望此已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
之星若以三望為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魯所得
祀河海非魯封内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

殺故望止於三而又用宋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泰山餘三望僖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稱不吝矣要之後說是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則獨以僖禮之未盡除為誡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為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 家氏曰內女適人者而來必謹記其事不有別遠嫌疑也 毋為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汪氏曰前漢呂后以高帝時與政逐致臨朝稱制擅王諸呂幾危劉氏唐武氏以高宗時與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遂致廢黜中宗自登大寶革唐為周臨川吳氏曰
杞伯姬自來求婦則婦不可得也
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為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
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被出乃見經伯姬於
莊公時二十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挾其長子
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朝而遽
卑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此年又來求
歸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
親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世杞叔姬
之不終或者權輿於此○陸氏曰經文直書之
以志其非禮爾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狄圍衛

蜀杜氏曰衛狄患中國晉文不能攘之書以志其過
臨川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
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作於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竄武于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
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
王周公之命
祀請改祀命
帝丘東郡濮陽顓音專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
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見詩
旄丘小序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
見隱公七年僖公二年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
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

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東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張氏曰〕狄以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家嗣而啓狄攻衛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家氏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附録〕〔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　十四年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　齊昭五　衛成七　蔡莊十八　鄭文四十五　宋成九　秦穆三十二　陳共四　杞桓　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之〕捷公竹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于衛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報前年狄圍衛

〔臨川吳氏曰〕衛畏狄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強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
境土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狄請平

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
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王氏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　盟會中國
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
貿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蜀杜氏曰]衛
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況盟之
乎　[張氏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
有如萬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

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避軼我擊
之必大捷乌牝子自鄧使告于秦曰勤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
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
乃不可乎師之所為謀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乌乃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
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
風雨也必死是閒余
收爾骨乌秦師遂東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
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
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

相望而情志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
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
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
能益也 陝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
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亦書
且列国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不勝
書矣 汪氏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
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
弑昭公及子曹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
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魯魯史不書於策故
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援者諸國之
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盧
陵李氏曰晋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
濮始主宿盟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晋有二文
之業蓋文侯受命撰王于鄭錫

以桓宅為東周賢侯春秋詳之文公之伯蓋文侯家
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来矣然文
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
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簡之中乃五書
晋侯不以為繫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
立讀無衣之詩雖言晋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
是黜晋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
經復略之勤王固為太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
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晋楚
之事乃関東夏之盛衰非係二國之得失春秋抑
楚之深故與晋之亟則晋亦不為無譏於中國矣
此其與桓公並稱而文雖並稱而文固非
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鋭始能問罪於楚
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
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鄄失
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
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

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恐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而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論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甲午　襄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　齊昭六　衛成六　蔡莊十九　鄭穆公蘭元年　曹共二十六　陳共五　杞桓十　宋成十　秦穆三十三　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牛鄭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邀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蹇叔哭傳滑國也

穀梁傳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末滅之也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

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之罪著矣張氏曰孟明視汪氏曰滑国伯爵莊十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嘗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国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乎為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臨川吳氏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伯公子遂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必遏反敗秦下左傳有師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纍

我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以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晉於是始墨矣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厚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黠而免諸國蘧蒢軍實而長敵讎亡無乃不可乎公不顧而墅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羈紲臣釁鼓旗且不殺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罪也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公羊傳其謂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作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憱

曰若爾之年墓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
與襄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巖
是文王之所辟也風雨暴者也吾將尸爾爲子揖師而行
百里子與襄叔子送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
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勤
商也遇之以殽蹇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爲或曰往矣或
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反乏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言乎姜戎之徵先軫也或曰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殽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
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人虛國進不
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
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襄叔子
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壙木
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襄叔子送其子而戒之
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崤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
里子與襄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

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我老矣彼不死
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隻輪無反
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不正其讎殽而主乎戰也【程子曰】晉不稱君惡其亡
正其讎殽而主乎戰也不可從我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險
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胡
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
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
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
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勤善其詞怨春
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
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

背憲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海陵胡氏曰〕荀罃士匄入鄭過舍而見子反子反命公子壬夫入晉侯使郤犨對曰寡君使罃不佞敢肅使者〔張

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于而狄秦所以立天道存天理也〔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詭襲入而狄之惡晉之背惠徼勝而人之是故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張氏曰〕左氏作秦師于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刘氏胡氏從之也〔汪氏曰〕穀梁謂狄秦蓋亦設加師字耳〔厲陵李氏曰〕穀梁以敗秦師為狄之盖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其旨秦之為狄自穀始則亦必有所傳也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亟干戈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間晉之有鄭喪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間晉之喪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訾作𧾷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
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
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
母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
毋家詩人刺之夫子録之見詩揚之僖公以成風
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違
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興
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交伐邾以取利其事
而交伐邾以取利其事首書其罪見矣【辟氏曰】
經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
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家氏曰】齊桓之沒
宋楚爭伯魯乘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沒
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於再每乘伯
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
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
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
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
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予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正義曰〕白狄狄別種西屬雍州近於秦〔穀梁傳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臨川吳氏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從其請中國蓋出十七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以衰賜從我與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天下諸侯以攘戎狄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為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故晉侯敗稱人病晉也〔家氏曰〕戎狄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曰〕比事觀之間晉而歸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蜀杜氏曰〕譏公親往以報大夫之聘〔薛氏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卿回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二公

家宰之事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卿勝之交耶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卿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讐女之後如齊不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廬陵李氏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伯事復盛焉齊魯亦善於幾承若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強睥睨之狄歟

○己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聘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左氏曰即安也〔杜氏曰〕小寢內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周制王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六寢路寢一ッ小寢五君日出而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入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
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
魯子以諸侯有二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
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
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
凡此皆書而義自見矣家氏曰于小寢疫不以其
地也魯諸君沒於路寢者各一當疾革而居于
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主將終兆桓水被冕服
憑平几以殁命於其公卿大夫俾輔元子弘濟多
艱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

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哉尸陵李氏曰僖公在位
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
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禹使魯
國既危而復安自二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
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
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
復泮宮克淮夷敉洞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
實然禮樂政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協治緊可想
矣但盟檉夫人返遽有制師之敗葵丘稍怠遽肆陽
谷之槩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
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
孰若尊契先代協贊姻親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
荊蠻莅之以伐齊朱其失大矣蓋自二十六年季友
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臧頃會楚
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
左衽之禍曷以追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
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
勤須向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至于鄰之耻此僖之不得全為賓侯也況乎季友受
賚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
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
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
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天
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
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 何氏曰周之十
二月夏之十月也草實霜稚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
復榮陰假陽威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 臨

川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
實皆冬不殺之咎徵也劉氏曰九月其卦為剝剝落
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
隕霜不行舒緩之應也金氏曰
李梅當剝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
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

是故以天道言四刑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
君道言五刑失其序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
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
咎 覺軒蔡氏曰哀公之問宰我蓋謀討三桓而為
以啓時君殺伐之釁人于社附會於周人之木
故夫子責之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以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陰霾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偉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偉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蜀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陰霾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錄之者因以明天下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戒尔〔廬陵李氏曰〕隕霜三ツ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殺粟皆謂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至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附録〕〔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要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奔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卽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子上欲涉大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逐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陵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1851

春秋集傳大全之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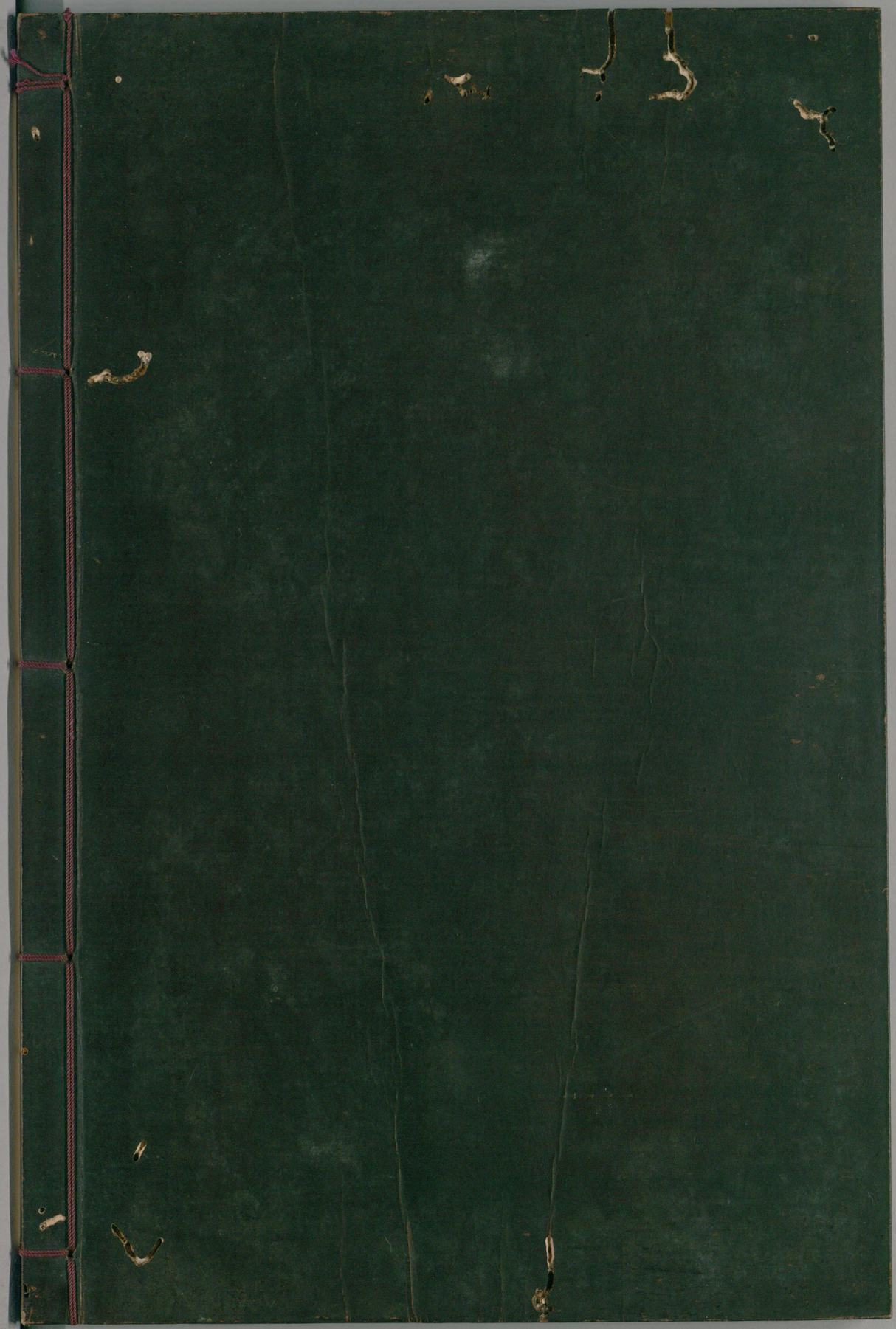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